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东湖柳树青史传

◎韩星海



韩星海：扶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茶馆标准化委员会委员，高级评茶师，陕西省茶人联谊会会长。出版通讯报告文学集、散文集和茶文化专著等22部。

“春来无处不春风，偏在湖桥柳色中。”此诗可见，柳是春天的诗象征。这让国人感慨不同的是，在二月二十日夜晚，北京冬奥会闭幕，到了分别的时刻，怎样才能表达出这份挚热的情感？晚会上，我国365名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普通人手捧柳枝，汇聚在场地中央，代表一年365天的思念，与世界体育健儿依依惜别！再没有比什么更加亲切的了，此时春天的柳枝，正在传播着东方文化博大精深的韵味，演绎着中国古人折柳送别离，同时寄托着绵绵的思念之情……

自古以来，柳就是绿化的先锋树种，史料中多有记载。我国最

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就我生活的古城西安，唐代名叫长安城，街道两旁均有水沟，沟堤上栽植着杨柳。曾有诗云：“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且柳树一直延伸到东郊灞水之滨，因为此地居于交通要冲，由长安东去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歌姬豪士等多在这里惜别，那“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诗句就是例证。

据《西安府志》载，当时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每当阳春季节，柳絮飞扬，轻盈洁白，好像冬天的白雪，关中八景之一的“灞柳风雪”一说即由此而来……话说起这么多的柳树趣事，我不能不说关中西部重镇的历史文化名城——凤翔的东湖柳。

《凤翔县志》载：“凤翔有三绝：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柳是最富有感情的树种，东湖柳乃为之首。东湖就位于凤翔城东南一隅，是我国北方园林的典范。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文丁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凤集于岐山。”“相传瑞凤飞鸣过雍，在此饮水”，故称“饮凤池”。到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年仅24岁的苏轼前来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就是这位号称东坡居士的小伙子到来的次年，在政事之暇，倡导官民，相度地形，藉“古饮凤池”扩广疏浚，把西北凤凰泉水引进城来流入池。随即修桥建亭，种莲植柳，作游憩

之所，命名东湖，并留有诗云：“闻昔周道兴，翠凤栖孤岚。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氤氲。”他在凤翔只待了三年，到27岁离开时，东湖建成，柳树青绿。对于苏轼来说，他的人生逸事有着更多的巧合。10年后，到了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1—1074），34岁的苏东坡又上任杭州通判，驻守三春秋，年龄37岁。在此期间，他又疏浚治理西湖，兴修苏堤，一时成为“植芙蓉杨柳于其上”的人文理念，形成了著名的“六桥烟柳”景观。至今苏堤两侧依然柳丝婆娑，碧浪翻空，为今日西湖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由于东湖与闻名于世的杭州西湖南北遥望，两湖皆因苏轼而出名，人们称之为“姊妹湖”，湖畔柳相随，众口皆碑西湖水，人言更多东湖柳。

常言说：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东湖从苏轼带领官民创修植柳伊始，至今近千年。即岸植杨柳千株，一度堪称柳园。自宋迄今，毁、朽、增植不知凡几。据《重修东湖碑记》考：清同治元年（1862）“花门之变”时，“东湖昔之胜，荡然无存，厥后乱平（1870），知府李慎曾飭凤翔知县严德菜，再浚东湖，岸植杨柳”。且后历次疏修，已有上千株，树种各异，千姿百态。赏有龙爪柳、垂柳、倒插柳等等，逐步变成了柳树王国。若现在走进东湖，你会看到高20米以上的合抱古柳达20多株，古杨树12株，老榆树1株，沧桑尽显。其中有一株老态龙钟、苍

郁摇曳的古柳树，堪称“柳树王”，两人手拉手合围也搂抱不住。相传这就是当年苏轼亲手栽植的柳树，游客见到此树后，无不缅怀这位人过留名的一代清官。苏轼到凤翔此地，的确也实现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夙愿。

我曾在凤翔工作过短暂的一年多时间，可以说对悠悠东湖柳、不尽绵绵情有着独特的感受。每值仲春，若游人来到东湖深处的春风亭旁，这里婀娜多姿的柳树会给人一树春风、一庭秀色的享受，或鹅毛大雪般扑面而来的柳絮以及柔软的柳枝，就像婴儿的嫩手抚摸着成人的脸颊，无不让人感受到柳树温和的活力与生命力，也从中理解了苏轼“惠过春风”之意……这一切正如清乾隆十九年（1754）太守朱伟业在东湖《宛在亭说》所云：“湖中旧有君子，宛在两亭。”“伊人宛在，秦诗池，秋水方盛，风人触物生情，思情人君子欲得而见之也。”由此可见，苏轼如柳，福荫不断。

中外游客赞不绝，苏轼芳名青史传。今年春天，我重游东湖，荡舟之后，即兴漫步到拔地凌空的“一览亭”，拾级而上，极目眺望，如烟柳色，雍野风光，天蓝地阔，绿染画楼，尽收眼底，不由得想起清代诗人张飞鹏在凤翔八景《东湖览胜》中的诗句——

碧水澄清印远空，
浓荫叠叠凤城东。
沿堤疏柳回环处，
别样荷花映日红。

办公室的龙血树

◎牛虎强

繁叶茂的树，感慨不已。我的愧疚不安与龙血树的朴实坚强，相互交织着。一棵树，两种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这棵龙血树比我还高，大约有一米七五。它的主干如水杯一般粗壮，分出了六条枝干。树干的皮肤呈灰褐色，白色的花纹缠绕着每条枝干；树冠圆润，直径约一尺五，宛如一把撑开的伞。它的树叶繁密，呈条状，有点像兰花草的叶子。六条枝干的头头齐整整地围成一圈，抱成一团，欢快地生长着，向上、向上……这龙血树，苍翠葱郁，生机勃勃，让人赏心悦目。欣喜之余，我却触景生情，心头涌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十年来，我对龙血树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从未给它浇过水、剪过枝、施过肥，甚至没有好好地看看它。可龙血树却毫不在乎，默默无闻地陪伴在我身边，依然顽强地、快乐地生长着。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想起往事，我忍不住责备自己：每天工作到底有多忙？真的挤不出一点点时间

吗？答案是否定的。是我，疲于忙碌，遗忘了它的存在，但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却给了它力量，让它自由自在地地长大啦！

看着这棵喜人的龙血树，我好奇地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恍然大悟。原来龙血树还有别名，有的地方称它为龙须树，与松树神似，但不属同科；寿命可达千年，有“林中寿星”“南山不老松”的美誉。它四季常绿，喜阳却不贪光，耐寒而不惧风霜，形态优美但不婀娜。它的身上，散发着一股不骄不馁、不屈不懈、一心向上、顽强不息的气质。这样的龙血树，还有那些山崖上的野花、阡陌间的小草，多么相似啊！不娇气、不喧哗，春天里开花，秋日里落叶，普通却顽强，平凡却坚毅。也许，这就是它们生生不息的本能吧。人呢？是不是也应该

停下匆忙的脚步，看看身边的风景，活出生命的本真呢？

我在龙血树前站了许久，正午的阳光刚好洒了进来，绿油油的树恰似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让人迷醉。我恋恋不舍地把目光移向窗外。此时，办公楼外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雪中高高飘扬，分外醒目。马路南侧，“凤舞九天”的红色雕塑上落了一层皑皑白雪，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再往南，正对着即将竣工的横跨西宝高速、人可直达渭河游园的天桥……

窗外，冰雪已消融，天地美如画。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极目远眺，依稀可见巍然屹立的鸡峰山、绵延起伏的大秦岭……

宝鸡，我可爱的家乡，周秦故里、青铜器之乡，不就是一棵穿越古今依然生机勃勃的龙血树吗？

老家的树(组诗)

■白麟

麻梨树

老林场荒了的大院里
忽然发现一棵麻梨树
那是父亲当年亲手栽下的呀
枝叶繁茂

叶子一年就得换季
比世上的人换茬更快
它们肯定记不得
多年前一对父子在树下
欢快的情形

我正在怜惜绕膝之乐
枝头的新叶
以及半空中挂果的种子
已排好队形
准备和地下的腐土，接力

麻梨树呀，为什么从你的树荫
找不到父亲的背影呢
仿佛他没栽过你这棵树
也从来就不曾来过这里

枣树

偶回老屋
院子里的大枣结得繁嘟嘟的
落得满地都是

欣慰父亲栽的这棵枣树
让我们回家还有个念想
空落落的院子
有它报恩似的，留守

临走时，满树的枣子红了眼圈
让我相信，它是我另类的兄弟

银杏

秋水透亮
银杏叶片金黄
合诵一首阳光的挽歌

父亲何时走到叶脉滴露的尽头
跟秋风挽起的线绳一起
落地 风干
堆砌毕生的经卷

直到走进家门的那一瞬
我才瞥见那本翻开的线装书
那么金黄 暖心
满院都是啊
一页页写满父亲疼爱
和等候的眼神

叶子落了 炊烟升起
还好，有父亲亲手栽种的这棵消息树
让我啥时候都能找到家门

故乡的银杏树啊
为我疗伤的一枚银针

红桦

在高寒的太白
红桦儿孙满堂
你瞧 西秦岭霜杀的风中
那一面面小小的红树皮
和金秋一道摇旗呐喊

红桦 我的父兄
纯朴地在岁月深处翻动灾难和生死
逃命的土匪求生的人丁
被打散的小股红军
以及通商的栈道喋血的野史
乱世群英隐居成林

红桦 我甚至觉得
他就是李太白嗟叹蜀道的绝句
要不这么多血性的诗篇
等谁和泪吟唱呢

其实 他剥皮的手
我更愿意看作是
乡亲们辛劳一生的标签

今夜 摊开秦岭绵密的信笺
桦皮大红的请柬上
白色的纹路速写一小节
一小节乐谱
我想 只要填上
阿妹的山歌
再远的朋友也会听到
来自故乡火红的问候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谢莉
本版投稿邮箱：bjrbwzxksg@163.com

新春诗会

